

遺山集

函六冊



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碑誌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  
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  
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  
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  
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爲啼免難宗黨  
異焉童巾入學記誦出宅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  
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  
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圯公曰

救災爲事公癘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濕若不可  
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不壞廟學  
先聖十哲素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  
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  
民佃鎮防軍田旣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  
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  
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  
何輸之詔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  
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  
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  
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

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  
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所  
顧藉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  
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  
終更境內克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  
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  
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  
渠家闔縣首戶予雖曾同塲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  
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  
官有業與農功已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  
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

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蚤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  
爲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  
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  
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某不以逢年爲  
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  
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蚤也姑畱寓焉不幸遘疾以  
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  
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  
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  
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  
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

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  
被召授叅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  
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陵醋務監  
馮鵬舉次未笄而天孫男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旣  
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  
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  
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  
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旣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  
年後始歸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泊夫人之柩祔於  
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旣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  
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

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  
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旣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  
子紀述國來公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  
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  
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  
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耄老誰  
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  
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

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  
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  
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  
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  
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  
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  
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  
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  
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  
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  
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

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  
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  
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疆  
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  
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  
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旣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  
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  
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  
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  
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  
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

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  
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  
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  
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  
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  
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鄆城主  
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  
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  
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  
有由帖揭牘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  
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

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  
人歐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  
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闇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  
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  
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  
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  
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歛  
迹御史行縣吏挾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  
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尚書省令史穀熟  
民千數詣闕乞畱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  
宰相高琪以朝省尤湏得人爲

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  
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  
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  
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  
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  
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  
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  
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  
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  
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  
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

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饗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諭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遂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畱屯阿外土人取城日

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  
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時焚籍以大  
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  
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  
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  
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  
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前至流  
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  
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  
單間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  
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

民楊鐸鄆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  
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畱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  
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  
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  
至葛伯砦兇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  
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  
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  
其寃尚書省付有司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  
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  
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歟伏而其家訴敏  
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

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  
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  
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溼上爲之喜見顏  
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  
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娣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  
歛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  
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  
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  
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旣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  
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  
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万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

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  
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  
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  
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陞  
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  
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  
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獎  
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  
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  
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  
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